

鄭堉鐸文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鄭振鐸文集

第 三 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郑振铎文集（第三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通 县 辛 店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4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3515

定价 1.10元

第三卷说明

本卷辑了作者的大部分散文。

《西行书简》收散文十四篇，是用书信形式写的游记，写于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编入文集，即据此版本。

《蛰居散记》收散文二十篇。大部分刊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上海《周报》上。一九五一年五月，由上海出版公司作为“文艺复兴丛书”之一出版。本卷所收，即据此版本。需要说明的是，原刊于《周报》的《散记》中《一个女间谍》等四篇，作者在结集出版时，未编入书中；现作为《补遗》，编入本卷。

《集外》收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未曾编集的大部分散文。这些散文，大都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民主》和建国后的《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现按写作年代，分别编为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两辑。

第三卷目录

西行书简

题记	3
一 从清华园到宣化	5
二 张家口	10
三 大同	14
四 云岗	19
五 口泉镇	37
六 大同的再游	42
七 从丰镇到平地泉	46
八 归绥的四“召”	51
九 百灵庙之一	54
十 百灵庙之二	60
十一 百灵庙之三	63
十二 昭君墓	66
十三 包头	70
十四 民生渠及其他	72
跋	76

蛰居散记

新序	87
----------	----

自序	89
一 暮影笼罩了一切	91
二 悼胡咏骐先生	96
三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98
四 “野有饿殍”	103
五 鹤鹑与鱼	106
六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110
七 最后一课	113
八 烧书记	118
九 “封锁线”内外	123
十 坠楼人	127
十一 从“轧”米到“踏”米	129
十二 韬奋的最后	135
十三 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140
十四 记吴瞿安先生	144
十五 记复社	149
十六 “废纸”劫	153
十七 售书记	156
十八 我的邻居们	160
十九 秋夜吟	163
附录	
忆愈之	167
补遗	
一 一个女间谍	171
二 记陈三才	174
三 记平祖仁与英茵	178

四 惜周作人	181
--------------	-----

集外

第一辑(1923—1948)

欢迎太戈尔	188
街血洗去后	194
止水的下层	197
西方人所见的东方	201
记黄小泉先生	205
北平	209
永在的温情	220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	227
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	230
失书记	232
悼夏丐尊先生	235
不朽的故事	241
悼许地山先生	243
耿济之先生传	248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252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258
八月十四日	263
忆六逸先生	265
哭佩弦	269

第二辑(1949—1958)

鲁迅——“民族魂”	274
峇厘观舞记	277

记茂物的“总统别墅”	281
轻歌妙舞送黄昏	284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	287
美的丝织的网	291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294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298
悼王统照先生	305
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	310
长安行	312
春风满洛城	316
郑州，殷的故城	322
金梁桥外月如霜	328
石湖	332
移山填海话厦门	336
春天在呼唤	341
苏州赞歌	344

西 行 书 简

题 记

这里刊出的十几封信，都是我在平绥路上旅行时沿途寄给君箴的。本来是私信，也有不少的私话，且都是随笔挥写，不加剪裁的东西，不大愿意发表出来。但友人们见到的，却都以为应该公之于众。有人天天在嚷着开发西北；西北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关于这一类的记载是极少。我这十几封给君箴的信，虽然对于西北社会的情形说得不多，且更偏重于古迹方面，却总有点足资未闻未见者的参考。我不愿说什么“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老话。但最近的将来，就将成为问题的中心的西北，其危急的情形，以及民间的疾苦，或可于此得到些消息吧，特别是关于西蒙一方面的事。故便趁着住在上海的十天，将它们整理一下，删去一部分的“私话”将它刊之于此！却并不曾增入什么。书简本是随笔挥写的东西，也许反因其为随笔挥写之故而反能不忸怩作态吧。即有些浅陋草率之处，也便索性的让它们“过而存之”了。

在平绥路上，这夏天旅行了两次，一次是七月间，到了平地泉，因路断而回。一次是八月间，由北平直赴绥远，再到百灵庙，包头等处。第七封信以前都是第一次旅行时所写的；第八封信以后却是第二次写的。

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

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我应该向他们俩和一切帮助我们的人，致恳切的谢意！

作 者

二十三年九月八日

一 从清华园到宣化

别后，坐载重汽车向清华园车站出发。沿途道路太坏，颠簸得心跳身痛。因为坐得高，绿榆树枝，时时扑面打来，一不小心，不低头，便会被打得痛极。八时十二分，上平绥车，向西走，“渐入佳境”。左边是平原，麦田花畦，色彩方整若图案。右边，大山峙立，峰尖崢嶸若齿，色极青翠。白云环绕半山，益增幻趣。绝似大幅工笔的青绿山水图。天阴，欲雨未雨。道旁大石巨崖棋布罗立，而小树散缀于岩间，益显其细弱可怜。沿途马缨花树最多，树尖即在车窗之下，绿衣红饰，楚楚有致。九时半，到南口。车停得很久。下去买了一筐桃子，总有一百多个，价仅二角。味极甜美。果贩们抢着叫卖，以脱手卖出为幸，据说获利极少。过南口，车即上山。溪水清冽，铮淙有声。过了几个山洞，山势险巖甚。在青龙桥站停了一会。又过山洞，经八达岭下，即入大平原。俨然换一天地。山势平衍若土阜，绿得可爱。长城如在车下。回顾八达岭一带，则山皆壁立，峻削不可攀援。长城蜿蜒卧于山顶，雉堞相望。山下则堡垒形的烽火台连绵不断。昔日的国防，是这样的设备得周密，今已一无所用了。长城一线已不能阻限敌人们铁骑的蹂躏了！

十一时四十五分到康庄。这是一个很大的车站，待运的货物堆积得极多。有许多山羊，装在牲畜车上，当是从西边运来的。十二时二十五分，过怀来，山势又险峻起来。山色黄绿相

间，斑斓若虎皮纹，白云若断若连的懒散地拥抱于山腰。太阳光从云隙中射下，一缕一缕的，映照山上，益显得彩色的幻变不居。

下午一时余，到土木堡。此地即明英宗被也先所俘处，侍臣及兵士们死难者极多。闻有大墓一，今已不知所在。有显忠祠一，祀死难诸臣的，今尚在堡内。我们下车，预备在此处停留数小时。堡离车站数里；在田垌间走着。进沛津门，即入堡。房屋构造，道路情形，已和“关内”不同。大街极窄小，满是泥泞，不堪下足，除小毛驴外，似无其他代步物。街下有“岁进士”和“选元”的匾额，初不知所指，后读题字，始知前者为“岁贡生”，后者为“选拔贡生”。商店很少，有所谓“孟尝君子之店”者，即为旅馆，门上又悬“好大豆腐”的招记，后又数见此招记。似居民食物主要品即为豆腐。到显忠祠，房屋破败不堪，明碑也鲜存者。此祠立于景泰间，至万历时焚于火，清初又毁于兵。康熙五十六年雷有乾等重建之。嘉庆间又加重修。祠后，辟屋祠文昌帝君，壁上画天聋，地哑像，乔模作态，幽默可喜。三时半，回到车站，四时又上车西去。六时二十分到下花园车站。这个地方，辽代的遗迹颇多，惜未及下车。鸡鸣山远峙于左，洋河浊浪滔滔，车即沿河而走。右有一峰孤耸，若废垒，四无依傍，拔地数十丈，色若焦煤。是一奇景。一路上都是稻田，大有江南的风光。六时五十五分到辛庄子，溯河而上，洋河之水，势极湍急，奔流而下，潺潺之声满耳。堤岸皆方石所筑，极齐整，间亦有已被冲刷坏了的。对山一带，自山腰以下，皆是黄色，风力吹积之痕迹，宛然可见。漠外的沙碛，第一次睹得一斑。山色本来是绿的；为了黄沙的烘托，觉得幽暗，更显出暗绿。柳树极多，极目皆是。

七时四十分到宣化。车停在车站，拟即在此过夜。城外有兵士甚多，正在筑土堡，据说是在盖建营房。夜间，风很大，虎虎

有声，不像是夏天。

八日，清晨即起身。遥望山腰，白云绵绵不绝，有若衣带环束者，有若炊烟上升者。半山黄沙，看得更清楚。七时半，坐人力车进城。入昌平门，门两旁有烧砖砌成之金刚神。城门上钉的是钟形之铁钉；极别致。城墙上有一石刻小孩作向下放便势；下有一猴，头顶一盘承之。据车夫说，从前每逢天将雨，盘上便有水渍。今已没有这效验了。穿城而过，出北门。北门的城楼，即有名之威远楼，明代所建，今尚未全颓。正对此楼，为镇虏台，台高四丈，远望极雄壮。旁有一小阜，名药王阁。我们走上去，无一人，屋内皆停棺木。狗吠声极凶猛。一老太婆在最高处出而问客。语声不可懂。她骨瘦如柴，说一声话，便要咳嗽几声。明白的是肺癆病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所谓“与鬼为邻”的了。我心头觉得有物梗塞，非常难过，便离开了她，向镇虏台走来。台下为龙王殿，台上有匾曰“眺远”。此台为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登之，可眺望全城。有明代碑记，凡“镇虏台”之“虏”字，皆已被铲去，殆是清代驻防军人所为。台下山旁，有洞穴二，初不知为何物，入其中，可容人坐立。车夫云：“为一山西客民所居，今已弃之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穴居。

过镇虏台，便望见恒山寺（一名北岳庙）。寺占一山巅，须过一小河始可达。山径已湮没，无路可上。行于乱石细草之间，尚不难走。前殿为安天殿，后殿为子孙娘娘庙。有顺治十年及乾隆甲午二碑。山石皆铁色。对河即为龙烟铁矿办事处。本有铁路支线一，因此矿停工，路亦被拆去。此矿规模极大，炼矿砂处，在北平之石境山。恒山寺下葡萄园极多，亦间有瓜田。平津一带所需之葡萄，皆由此处供给。又有天主堂的修道院一，建筑不久，式样似辅仁大学，当为同时所造的。院主为本国人吴君，在

内修道者，有五六十人，都是从远方来的。

回到城内，游城中央的镇朔楼，本为鼓楼，大鼓尚存，今改为民众教育馆，办事精神很好，图书有《万有文库》等，尚不少。其北为清远楼，尚是旧形，原为钟楼，崇阁三层，为明成化间御史秦纮所造，因上楼之门被锁上了，未能上去。清远楼正居城的中央，楼下通衢四达，似峨特式的建筑，全是圆拱式的。

甘霖桥东有朝玄观(亦作朝天观)，有宣德九年杨荣撰及正统三年吴大节撰的碑记。楼阁虽已破败，而弘伟的规模犹在。

次到介春园(今名玉家花园)，园本清初王毅洲(墨庄)的藏书处，乾隆间为李氏所得。道光十年，始为守备玉焕功所得，大加经营，为一邑名胜。鱼池花木，幽雅宜人，今也已衰败，半沦为葡萄园，闻年可出葡萄八千斤。园亭的建筑大有日本风，小巧玲珑。春时芍药极盛，今仅存数株耳。大树不少，正有两株绝大的，被斫伐去，斥卖给贾人。工匠丁丁的在挖掘树根。不禁有重读柴霍夫《樱桃园》剧之感。

次到弥陀寺。朝玄观的道士云：“先有弥陀，后有宣化，不可不看。”但此寺今已改为第二师范，仅存明代的铜钟及大铜佛各一。其实，弥陀寺乃始建于元中书右丞相安童，元清皆曾重修。今碑文皆不见。铜佛高一丈八尺五寸，重四千余斤，为明宣德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丘性杲真源募缘建造。校园中，有大葡萄树数株，远者已有六十余年。

次去参观一清真寺，脱鞋入殿。此地教徒约五千人，甚占势力。

宣化本为李克用的沙陀国城，余址今尚可辨，又有镇国府，为明武宗的行在，曾辇豹房珍宝及妇女实其中，称曰“家里”，今为女子师范学校。惜因时促，均未及游。

宣化城内用水，皆依靠洋河，全城皆有小沟渠，引水入城，饮用，洗濯，及灌溉葡萄园皆用此水。人工河道，规模之小，似当以此处为最。